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九百四十九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四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一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鶩  
字大孫常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為太子嘗被急召

不敢絕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令太子  
得絕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舅侍中衛  
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有司奏言

乘輿狗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秋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本志以為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立故河間王弟良為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十石黃金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宗室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軍長史姚尹使

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尹等十餘人封舅  
王崇為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內侯  
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  
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問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  
駟勝等以為陰氣侵陽氣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  
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為見異  
以譴失行言上以為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  
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

無以益政治今有孛星赤黃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  
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  
因乞骸骨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盛緒涉道未深不明  
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  
在朕躬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  
罷大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成其專心固  
意輔朕不逮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長  
信少府邵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又

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養信臣  
字翁卿九江人也始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開通溝  
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其化大行  
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  
守治化當為第一遂入為少府八月戊午有兩月相承  
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人強為陰所乘則兩  
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於文昌宮光燭地  
長四五丈委曲虵形以貫紫微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

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匡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之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狹百餘里汾陽即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



周文武郊於艷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  
長安又言郊柴饗地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  
雲門以候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犢其  
席用藁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為神祇功德  
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質貴誠  
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殿有文章刻鏤黼黻文繡  
之飾又致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鑿輅駢駒偶人龍馬之  
屬皆宜勿修又雍廂密上下時及陳倉寶鷄祠本秦侯

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定時立不宜復  
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間卜居而吉文公  
夢黃虵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史敦  
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於是作廊時郊祭白帝  
焉文公獲古石缶於陳倉北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  
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  
殷殷云野雉夜雉名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  
後秦宣公作密時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

黃帝作下時祀炎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籍入關問  
羣臣曰吾聞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莫知其  
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  
北時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  
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獮有祭是以皇  
王為之典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  
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乎末世  
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

昔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祠為社  
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為稷虞書  
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又巡於四岳而柴  
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有雉登鼎耳以  
雉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為相殷道復興號  
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  
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  
井竈中雷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  
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  
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  
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  
鄉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  
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

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日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因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秦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為初陵詔舉賢良方正三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謡歌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為陰象春秋前有鸚鵡

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本志為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巢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

丞相匡衡又奏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  
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  
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  
山川羣祠凡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  
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賑  
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  
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召公



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及上與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政治和平何為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耳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稍自定上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為民以水相驚者陰

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糜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子對策曰災異之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宮牆之內二咎同

日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閨闈不卹政事舉措失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宴私之志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不專妬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甫之類損女黨之

權未有閏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其德無用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擁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妄進小人日消英人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  
乖叛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  
溫良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  
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  
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  
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既侵六極其下惟陞

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  
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  
國之陰春秋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  
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  
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  
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邊  
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為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  
戌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

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  
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  
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業同姓字  
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盲子夏欽乃作小冠  
以自別於是更謂欽為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  
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鄉  
舉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弟雖缺亦  
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

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納讒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尊九女之制為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



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之  
鳳又不能立制度修故事而已越雋山崩丁丑丞相匡  
衡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關陌為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  
為關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言丞  
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故所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  
鄉侯衡收租穀有司奏衡監臨守主專地盜土於是坐  
免為庶人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為農夫家貧好學傭  
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善說詩衡子咸亦明經術

位歷九卿

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隕於橐四隕於肥累二罷中書  
宦官初置尚書負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袁豐於殿  
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沉漑兗豫  
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毀官寺民屋  
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栢尤多巢中無  
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壬

成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為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尊字子貢涿郡人也為人果勇初為護羌校尉送軍糧而羌反絕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虜得免後為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阪邪叱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會坐事免官會南山羣賊數百人為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餘不能擒於是尊為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筮祝暮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走惟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

却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十石賜黃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秣系單于遣右賢王伊邪莫演奉獻來朝正月既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咸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單于屈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絕慕義之君假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人詐降以卜吉

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或使者詐偽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契使得歸曲而貴直此誠邊塞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巢然墮地有三鳶穀燒死長安男子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室中擊之為狗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

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且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大辟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盡心覽

馬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微小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為鑿額抽脅鑊烹之刑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初入



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略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左足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定捶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巧

法轉相比況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  
書盈於机閣典掌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班駁或  
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即傳生議所欲陷  
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元帝初立下  
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今法  
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之不逮斯豈  
刑之中哉其議定律令及至孝成重下明詔及公卿卒  
不能定昔荀卿言曰俗說曰古有象刑無肉刑是不然

矣以為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用象  
刑矣若有重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  
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  
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  
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荀卿之言既然今之除肉刑者本  
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  
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  
盜忿怒傷人吏為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

也故刑者甚衆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死

刑既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  
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條是  
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  
其本刑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觸死者  
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刑詆  
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  
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  
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為十  
一爐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  
六月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  
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謂五侯王氏子  
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  
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  
以為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旨意

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  
語鳳凰以為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  
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為奢  
侈起治第室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  
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  
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  
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醫者子也為

人短小精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為之語  
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  
護母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為之語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為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枉車騎至  
其閭巷弔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皆  
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遂  
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下筮為業而可以惠人人有  
非正之問則依蓍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半  
矣或曰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老  
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旨著五十餘萬言李彊為  
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雄  
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可屈也彊以為不然及  
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紀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九百五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二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詔曰囂孝弟仁慈在國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囂子勲為廣戚侯二月丙戌捷為地震山崩擁江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蝕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劉向典校經傳考

集異同云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槁庇  
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  
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及秦焚詩  
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焚漢興田何以易授民故言  
易者本之田何焉菑川人楊叔傳其學武帝時為大中  
大夫由是有楊氏學梁人丁寬受易田何為梁孝王將  
軍距吳楚著易說三萬言寬授槐里田王孫王孫授沛  
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讎為博士喜為丞相掾

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此三家者宣帝之時立之京房  
受易於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劉向校  
易說皆祖之田何唯京房為異黨不與孟氏同由是有  
京氏學元帝時立之東萊人費直治易長於筮無章句  
徒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沛人高相略與費  
氏同專說陰陽災異此二家未立於學官唯費氏經與  
魯古文同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為秦博士及秦焚書乃  
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

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晁錯往受之千乘人歐陽伯和傳其學而濟南張生傳尚書授夏侯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氏頗與勝異由是為大小夏侯之學宣帝時立之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為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固生為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內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趙

人有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  
由是為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  
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為禮容文帝時為禮官大夫宣  
帝時為少府后倉最為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  
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  
壁中猶未能備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  
以為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  
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

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樂事者乃為樂記及劉向校祕  
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春秋魯人穀梁  
赤齊人公羊高各為春秋作傳景帝時胡毋子都與董  
仲舒治春秋公羊皆為博士瑕丘人江公治穀梁與仲  
舒議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時遂崇立公羊而東平嬴公  
受其業昭帝時為諫議大夫授魯國眭孟孟授東海嚴  
彭祖彭祖授顏安樂由是有顏嚴之學沛人蔡千秋治  
穀梁與公羊家並議帝前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

大夫遂立穀梁始魯人左邱明又為春秋作傳漢興張  
蒼賈誼皆為左氏訓劉歆尤善左氏平帝時立左氏春  
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後復皆廢及論語有齊魯之說  
又有古文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  
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隸故謂之隸書  
昔周之末孔子既歿後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廣道藝  
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

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儒家者流蓋出於  
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  
興廢然後知秉要持權故尚無為也陰陽家者流蓋出  
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  
理官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  
正名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  
儉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  
大射是以尚賢順四時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



以尚同縱橫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遭變用權受命而  
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耒  
之官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  
相生也捨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畧矣又有小說  
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及詩賦兵書術數方伎  
皆典籍苑囿有采於異同者也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  
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有輯略有詩賦略  
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伎略凡

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荀悅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  
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  
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  
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皆所  
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  
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絕羣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

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  
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  
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  
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  
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  
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

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為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

尚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是時夜郎王興與勾町王及各諸外國更相攻伐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以和解之興不承詔命刻木為漢使而射之於是以臨邛陳立為牂柯太守立喻告興興不從命立奏請誅之而未報立從數千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以從邑各數百人詣立立責數興因斬興頭巴君曰誅無狀請出曉士衆皆釋兵降勾町王等其王震恐乃入粟牛羊以勞士衆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興興子務邪收餘兵迫

脅旁邑立奏募諸蠻夷與都尉長吏攻翁指等蠻夷共  
斬其首以降西夷遂平會巴蜀郡多盜賊徙立為巴郡  
太守秩中二千石爵左庶長後徙天水太守勸耕農為  
天下最賜黃金四十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  
未央廷商為人威重長八尺餘身體盛大容貌絕人  
單于見商謁拜商起離坐與言單于仰視商容貌遷延  
却退甚畏敬之赦天下二月單于罷歸三月癸丑朔日

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孟嘉等行次河所傷敗不能  
自存者賑貸收葬之壬辰長陵臨涇岸崩壅水夏四月  
壬寅丞相王商免王鳳既以議水事恨商而瑯邪郡有  
災害商按太守楊彤鳳為彤請商不聽遂奏免彤而按  
果寢不下鳳由是重怨商乃令人誣告商與父侍婢姦  
商女弟淫逸使奴殺其夫又疑商教殺之上欲勿治鳳  
固爭之遂收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病而歐血死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

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馮婕妤之當熊非  
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  
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  
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  
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  
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  
不敢不躋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况敢  
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况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



枉而况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况敢直言乎雖隱身  
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  
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  
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蒐  
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  
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  
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斲方為  
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

遂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夏六月丙午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禹字子文河內人上為太子時禹為博士以論語孝經授上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上皆賜爵關內侯禹為人謹厚然內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高腴上賈財物皆稱是庚戌楚王囂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冬京兆尹王章下獄死章泰山人也好節義敢直言元帝時

為左曹中郎將為石顯所排免上即位大將軍王鳳專  
權舉章為司隸校尉貴戚皆敬憚之以選為京兆尹章  
雖為鳳所舉疾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名見言鳳  
誣罔不忠不堪任用上悟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  
聞吾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因  
薦瑯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時鳳弟侍中王音私  
聽之告鳳鳳懼稱病就第乃上書乞骸骨辭旨甚哀切  
太后聞之流涕不食上少而親鳳亦不忍廢鳳復起視

事先是鳳進小婦弟為美人已嘗適人章以為羗胡尚  
殺首子以盪賜以正世而鳳進已出之女不忠不敬於  
是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薦欲令在  
朝阿附諸侯又比上於夷狄非所宜言罪至大逆死獄  
中妻子徙合浦初章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  
子辭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者誰  
逾仲卿也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其鄙也  
及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事邪章

曰非女子所知也及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泣曰我君死矣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章果已死衆庶愍而痛之先是王尊為京兆尹及章死王吉子駿為京兆尹皆有能名故京兆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九江人梅福以布衣因縣道上書言變事曰故京兆尹王章質性忠直非有反逆之辜而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罪然不能爭天下以言為戒此最

國家之大患也羣臣順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試取  
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以此卜之可見矣方今君命圯絕而主威奪外  
戚之權日以盛隆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  
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以賢師良傅教以孝弟  
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  
失親親之大者也後福又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而謀  
其政者越職也位卑而言高觸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

患雖伏鎖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階陟丹霄之途當戶牖之法坐展平生之愚慮雖無益於當時有遺於後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昔武王伐紂未及下車而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氏以其存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非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

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之  
德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  
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  
天無極何則追聖人之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若能  
為之後世必以為法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自以踈遠  
又譏切王氏前後數上書輒不見納及後王莽專政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僊去其後有人見福於



會稽變姓名為市門吏

二年春寒失節三月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  
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五月除吏八百石五  
百石秩秋關東大水八月甲戌定陶王康薨

三年三月有石隕於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  
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遣  
丞相長史丞逐持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丁巳大  
司馬大將軍王鳳薨鳳病篤上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

軍而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  
於臣至親行皆奢侈不如御史大夫音謹飭臣敢以死  
爭之初譚嘗倨不肯事鳳而音恭敬鳳薦之鳳薨音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而譚領城門兵音以從舅越次  
小心親職上嘉焉封安陽侯而譚見音越度與音有隙  
不受城門職而薨上閔悔之乃令成都侯商作特進領  
城門兵得舉吏如大將軍府郎中魏都杜業說音曰恩  
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報祥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

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邵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分職於陝並為輔弼故內無怨恨之隙外無輕侮之嫌俱饗天佑兩荷高明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明詔所以優寵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昔魏文侯悟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供一飯之饌而將相加歡所接雖在楹陛俎豆之間其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納

其言而業後為涼州刺史冬十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為御史大夫二月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不入者勿收三月庚戌丞相張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夏

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為丞相宣東海人也為人清  
淨有恩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然經術淺薄長於  
政事初為不其丞瑯邪太守趙貢者廣漢兄子謂宣曰  
薛君丞相德也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孝廉遂歷州  
郡所在樹名迹衆職修治及為丞相頗號煩碎而趙公  
兩子除為丞相史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詔民年未滿  
十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冬  
黃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二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于  
庭歷階昇堂而雉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門屋上大司  
馬音上書言災異天戒後日上詔音曰朕聞捕得雉毛  
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邪對曰皇天見災異  
欲以戒人主不知誰為佞諂之計詿誤聖德左右阿諛  
者甚衆不待臣音臣音復諛如是而使陛下不覺悟大  
禍且至臣音當先受誅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  
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痛之憂而終不改天

尚不能感動陛下臣何敢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是時上好為微行谷永諫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得臣天下故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婢車馬北宮數挺身獨行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於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昔號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

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聞曰猶為失國而況王者  
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時太后及諸舅皆憂上無  
繼嗣數為微行故推谷永令切諫而為之內應詔舉敦  
厚行義能直言者夏徙郡國豪傑資五百萬以上五千  
餘戶於昌陵五月癸未有石隕於杜郵三六月立中山  
憲王孫宏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  
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於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雉



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畧等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  
有兵云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冬十有一月甲寅  
皇后許氏廢許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上即位常寵  
於上後宮希得進時數有災異谷永杜欽等皆陳咎在  
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掖庭後宮椒房用度皇后  
上疏自陳以為上誠太迫急上於是採言事者之意以  
報之曰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營室者後宮也正月於  
尚書為皇極皇極王氣之極白氣者西方之氣也於春

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著繼嗣之微賤  
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出於文昌貫紫微宮臨鈞陳  
此又彰顯前災著其在內也其後則北宮井溢南流逆  
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相驚僮女入宮此陰氣盛  
溢違網紀之應也鼠巢於野樹鳥焚其巢於泰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而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  
者處民之上如鳥之處巢不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  
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悅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

百姓喪其君若亡牛耳故稱凶泰山易姓告代之處今  
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夏四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於  
東井東井京師地也已土也亥水也明陰氣盛咎在內  
也虧君體於戊己著絕世於皇極於東井者禍敗及京  
都也變恠衆備未來益重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  
患日浸屢深咎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皇后其剋心秉德稱順婦道深惟無忽是時  
后宮多新愛而皇后寵益衰后姊安平侯夫人謁等為

后求媚道呪詛後宮姪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  
誅死而后廢處昭臺宮內親屬皆歸故都山陽本志以  
為是後趙飛鸞為皇后妹為昭儀姊妹專寵卒害皇子  
果絕嗣後上暴崩昭儀自殺皇后亦誅此災異之應非  
許后之咎也一曰王氏貴戚將生易代之禍云趙婕妤  
譖愬班婕妤挾媚道呪詛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為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何以望若使鬼神有  
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敢為也上

善其對而憐之賜黃金百斤班婕妤恐終必見危求供  
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初上遊於後庭嘗欲班婕妤  
同輦載辭曰觀古之圖書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褒姒之幸乎上善  
其言而止婕妤兄伯為光祿大夫侍中上嘗設燕飲坐  
及率羣諸侍皆引滿座中與伯談笑大謔時帷坐屏風  
畫紂醉據妲已上指問伯紂為無道乃至是乎伯對曰  
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何有倨婦於朝所謂衆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去式號式呼大雅所以留連詩書淫亂之戒原皆在於酒上慨然嘆曰嗟乎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因罷坐太后聞之為涕泣而言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伯弟遊博學有雋才為右曹中郎將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遊弟穉少為黃門郎屬國都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募囚徒

盜庫兵自稱山君

前漢紀卷二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八  
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五十一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三

**西** 秋雨魚於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  
**北** 一壞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為陰

氣盛溢水則為之長故一日之內晝減夜增所謂水不  
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除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決且可勿塞以觀其

勢河所居之處稍刮除自成水迹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止不塞冬鄭躬之黨侵廣漢衆且萬餘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月平遷護執金吾賜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災戊午戾太后園闕災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郵亭擣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京房易傳曰王

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為人狀夏四月封趙婕妤父  
臨為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王莽為新都  
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約謹身學業陽平侯鳳薨以託  
太后而成都侯商願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多為莽言  
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祿大夫侍中莽遂交結將相  
卿大夫救贍名士賑施賓客家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  
推薦遊談者為之言說故虛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  
丙寅立皇后趙氏本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

號曰飛鸞上微行陽阿公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為  
婕妤好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欲立為皇后太后甚難之  
太后弟子淳于長數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先是諫議  
大夫王仁上疏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  
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  
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  
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  
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

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  
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  
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  
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  
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  
母為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  
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竟立之諫議大  
夫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

廟順神祇之心猶懼或失之今乃觸情縱恣於卑賤之  
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  
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  
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  
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庭秘獄羣臣不知所故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俱上書曰竊見諫議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  
議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間



收下詔獄小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  
之不宜困于掖庭秘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  
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  
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  
論為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既立寵乃少衰而弟絕幸為  
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壁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  
陛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宮室已來未之  
有也初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驚啄矢本志以為燕者飛燕木  
門倉琅根宮門銅鋪也言其將尊貴也張公子謂富平  
侯張放也即安世之孫父臨上敬武公主放以公主子  
開明得幸嘗與上游醮俱適陽阿公主家而見飛燕故  
曰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為供帳賜以甲第及乘輿  
服飾兩宮使者冠蓋相望不絕賞賜以千萬數號為天  
子娶婦皇后嫁女甚為貴寵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母  
登閣殿嘗歎曰呂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唯放為驕者是

歲昌陵猶未就光祿大夫劉向上疏曰昔黃帝葬橋山  
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  
不改其畝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  
雍祈年館下檇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  
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  
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  
葬母於防墳高四尺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  
其子道死葬於贏博之間穿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為約誠便於禮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文武昭莊襄皆大其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曝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棺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牧童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燒其棺槨自古及今

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禍內罹  
牧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  
益微無德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照然可  
見也今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結於陰陽因之以飢饉臣  
竊愍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墳墓為害多矣若其無知  
又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矣若苟以  
悅愚夫淫奢之人亦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

踈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與亂秦之暴政競為奢侈比方丘壘悅於愚夫之目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曰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衆同價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虛下至衆庶嗷嗷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傍近祖考

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秋詔罷昌陵

荀悅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遂志之士見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祁侯祁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是以裸

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弊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此真與曝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居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束絡口合金玉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遠宅故聖王不加力於無用不殫財於無益謂今費財厚葬皆為歸隔



至生者不知死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  
曰善遂裸葬焉立城陽孝王子理為王秋八月丁酉太  
皇太后王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  
不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  
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蝕之  
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對曰賦歛有不得所致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陰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增墳墓賦

飲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師知之四方  
不見天戒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三月丁  
酉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御史大夫王駿卒京  
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冬  
黑龍見東萊十月己丑丞相薛宣免十一月壬子光祿  
勳孔光為御史大夫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  
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  
真箕箕生子羔穿穿生子慎斌斌為魏相慎生鮒為陳

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惠帝時為博士長沙王太傅  
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位至臨淮太守  
延年生霸字次孺宣帝時為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  
夫授太子經元帝立以霸為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號曰褒成君給事中霸為人謙退常稱爵位太過何  
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輒  
欲拜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  
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冊贈以列侯禮葬謚曰烈君

霸生光光為尚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上旨苟合亦不強諫諍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輒削其草以為彰人主之過以訐為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聞知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溫室中樹皆何等木光默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重慎如此執金吾翟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初為府小吏相於同郡蔡父父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乃

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  
對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  
陰構毀之方進伺常大都講日遣生咨問疑義因記其  
說卒改意而親友後為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  
中司隸陳慶劾奏方進沒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  
官北地浩商殺義渠長丞相請遣司隸與掾史部刺史  
逮賊司隸涓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  
上尊王命也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下奉使大夫專

權作威甚悖逆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勲微過劾奏  
勲左遷昌陵令方進頻免兩司隸朝廷憚之其任勢立  
威以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探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  
進內行修飾事後母甚篤為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既葬  
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渝國家之制  
在位公潔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雍祠五  
時侍中淳于長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初將作大匠解  
萬年奏請營作昌陵常侍王閎數言昌陵不可成長亦

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常侍王闔前  
為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朕以長言下闔章公  
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闔省息大費民以康寧  
宜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  
師其徙萬年燉煌郡而陳湯俱徙燉煌湯素與萬年相  
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  
玄門開上數出入不時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

奏廢昌陵邑中屋奏未下湯以為上須順衆心昌陵亦  
恐復發徙也湯坐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  
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  
永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  
有廉頗馬服秦不敢闕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牧夫戰尅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  
加策慮億義勇奮發興師焱逝橫厲烏孫逾其都賴



屠三重之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耻威振百蠻武揚四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破趙括以纖芥之  
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斧鉞席卷  
乘勝喋血千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言事為罪  
無烜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人君者  
也犬馬於人有功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哉竊恐  
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愚

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  
勵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爵位為士伍及西域都護  
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上書願發諸城堡及燉煌兵以自  
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上召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  
此無可憂也夫胡兵朴鈍而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容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  
者人衆不足勝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四  
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

非救急之兵也上曰其解可必乎湯知烏孫瓦合不得  
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  
五日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既徙燉煌  
久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為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制  
之虜豈有比哉今湯塊然被讒老棄燉煌令威名折衝  
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  
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

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哀哉天子乃還湯  
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甘  
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倉寶雞祠上自以久無繼  
嗣故復之上頗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術事谷  
永上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怪神知萬  
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  
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應無福之祀

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皆姦人  
惑衆挾邪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辭洋洋滿耳若  
將可遇求之蕩蕩若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  
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萇宏欲以鬼神之道輔尊  
靈王而周室逾微萇宏死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  
獲福助却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  
神仙之道而天下怨叛漢興辛垣平齊人少翁樂大之  
屬皆言神仙鬼神之事貴寵尊盛卒無絲髮之效皆伏

誅往事之迹以揆今惟陛下拒絕此類無使姦人有所  
闕關上善其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陳  
留太守劫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為大逆徒李譚等共格  
殺並等皆封為列侯山陽鐵官徒蘓令等二百二十八  
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  
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逐捕汝南  
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時上不親  
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賓客藏匿亡命長安中羣輩殺吏

受賊報讐相與探丸為號赤丸殺武吏黑丸斬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乃選酷吏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塹治為櫛名曰虎穴乃令吏民舉籍長安中輕俠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販不作業而鮮衣盛服者得數百人一日悉掩捕皆劫以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視之十置其一餘悉致之虎穴百人為葦覆以大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外為表其姓名百日後令

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魁首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隨  
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詭令立功自效者因親用為爪牙  
由是賊盜止息然道路噓嘻有哀聲矣賞為江夏太守  
坐殘賊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  
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租夏大  
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及未央宮司馬門皆災六月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方今世俗奢侈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有奢侈逸豫務廣田宇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度吏民慕效故習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勅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

且勿止列侯近臣宜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七  
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  
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前漢紀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五十二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四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谷  
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  
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時四月天清晏然無雲殷  
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

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杆或如鷄子燿燿而下如雨自  
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為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  
異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時谷永為北地太守  
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  
自治而立王者通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  
非為諸侯皆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  
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遇無妄之卦運值百六之厄會

加之以災異因之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  
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  
蘇令陳勝項籍之禍此臣所以為陛下破膽寒心也願  
陛下正君臣之義黜羣小媒瀆之臣修後宮之政抑遠  
嬌妬之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  
士保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  
道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  
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則

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好尚

存弗肯為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為大司農而終黨於王

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宮而已四月光

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秦始皇

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

孟太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

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闕大人見臨洮長星孛於大

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有太山卧石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觀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

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難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讌之閑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用時上無繼嗣災異浸數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蒙國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為先帝舊臣常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拓宇內魚



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為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自上古已來未有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

葉扶疎上出屋檐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黜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子子孫孫為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

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害成矣奏上上召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為鄼侯時杜業說上繼絕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羣后嚮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存亡

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  
尅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  
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勅厲命賜厚  
備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其後世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  
思所息之樹而猶不伐况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  
並傳子繼弟及厯載不隳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  
支庶賴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  
而絕滅失姓枯骨孤棄於邱墓苗裔流絕於道路以往

况今甚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  
之後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為大將軍  
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  
大夫特進居家為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既年老自治塚  
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聞而  
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壞舊亭  
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逾敬厚禹  
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男一女愛女

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為弘農太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牀前拜黃門侍郎給事中長子閔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大政與禹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為所害即謂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

罕言命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飡願賜臣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

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皆貴幸治梁邱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折充宗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



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杜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亦為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篋中封上閉戶而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丞

籍武埋屏處勿令人知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才官幸御上有娠生兒掖庭才官令舍又令中黃門田闕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闕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闕出上與昭儀大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闕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闕持詔與武夜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掖門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

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初烏孫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未加於

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戍已校尉諸郡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數其罪以手劍擊殺之小昆彌烏黎靡者末振將從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殺我如去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為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

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乃通劉向以為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之所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必亡矣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墮於關東二

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貶  
為廷尉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昕為太  
子光祿師丹為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  
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立定陶王  
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王根右將軍  
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為定陶帝弟之子也禮曰昆弟  
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  
以為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之親弟也以

尚書盤庚言之弟及王為比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

荀悅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為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疎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疎廢父立

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  
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立楚孝王  
孫景為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為宜鄉侯益封中山  
王三萬戶以慰王心詔求殷後封孔吉為殷紹陽侯三  
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為公各食邑行幸雍祠五時  
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為大司馬罷車騎  
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益大  
司馬大司空位秩如左丞相是為三公先是武為廷尉



奏言王者法天三光備三公官各為分職今丞相獨兼三公職所以久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更任以為考功效至是乃置之武字君公蜀郡人仁厚好進士朋黨絕請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兄弟五人皆為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顯數負其課市嗇夫仇商捕辱顯家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稅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於太守召之為吏州里服焉及為三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才不及也而經

術正直過之時司空掾平陽何並字子廉武高其志節  
舉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城太后家貴寵王林卿為  
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塚因留數日並  
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宜以時歸先是林卿殺人埋塚  
舍下並陰知之非並時事不發覺林卿怨並遣之北渡  
渭橋令騎奴還拔刀剝寺門建鼓並即從吏兵追林卿  
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自身從間道馳去及  
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吾乃奴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

因曰王君困乃稱奴得免死邪並斬奴頭并所剥建鼓  
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以為林卿實死由是威名流  
行後為潁川太守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甚用事  
有權元弟威為郡掾犯罪贓千金並過辭廷尉廷尉為  
弟免冠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君弟與君法律不在太  
守既至郡威所犯多在赦前並勅吏驅使入函谷關無  
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威留止洛陽吏遂格殺之及  
誅俠趙季李欵等郡中清肅並廉潔妻子不到官終潁

川遺令勿受賄賄椹足周棺棺足掩尸而已其治名次  
黃霸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  
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  
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姊嬖私通許后因嬖賂  
遺長欲求復為婕妤好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  
千餘萬詐言欲白上立為左右皇后嬖每入長信宮長  
輒與嬖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  
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根王莽害長

寵因白根曰長私與許貴人姊交通受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謁相署根怒令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紅陽侯立有隙及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賂立立為長固請上疑之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逮長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詭長信宮謀立左皇后長死於獄妻子徙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侍中光祿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欲令名譽過前遂尅已忘倦招延賢良賞賜邑俸盡以  
享士身執謙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  
夜不曳地著布蔽膝見者以為僮僕使人問乃知其夫  
人其飾名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  
捷為得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說上曰宜設  
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為  
本就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  
樂雖非唐虞之典刑亦非咎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罰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有  
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  
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教化比於  
刑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  
所恃以為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  
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亡秦之餘緒民  
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上以向言下公卿立辟  
雍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營表長安城南將立辟雍未

及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時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是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為大臣當應之以塞災異上召方進告之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秘之加贈禮親臨喪赦天下天水平襄縣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八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上素康壯無疾病向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崩衆皆歸罪於趙



昭儀昭儀自殺富平侯張放素親幸放不奉法度太后及大臣以為言上涕泣而遣之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

荀悅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人之賊也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為丞相皇太后詔曰皇帝即位定郊祀已來未有皇子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夏四月己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

六十二里

讚曰本記稱孝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亦可痛哉



前漢紀卷二十七